

肇論淺釋

(續上期)

故放光云：第一真諦，無成無得，世俗諦故，便有成有得。

上說非有非無為第一真諦，此以第一真諦與世俗諦對明，以辨非有非無，先引放光般若經說，無成無得是第一真諦，若有成有得，是世俗諦，以有無分屬二諦講。

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，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。

第一真諦與世俗諦是一法的兩面觀，同此一法，從真諦觀是無，從世俗諦觀是有，故無乃即有之無，有乃即無之有。無不離有，有不離無。有不離無，故其有為偽，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。無不離有，此無是有之真相，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。成與得是從用講。

真名故雖真而非有。

名所以名相，有相乃有名。真名即真相，真相即實相。實相是無，故真名雖真而非有。原真實之稱，其所指有二種不同。一、指真實體。二、用在辨別是非，明其真確與否，不必有真實體，凡是正確的，是的，都可名真實，如說：真的是無，確實是無，這都沒有實體。空宗之所謂真實，是真實的無，無有實體。

偽號故雖偽而非無。

既名為偽，則有此偽相，故非無。

是以言真未嘗有，言偽未嘗無。二言未始一，二理未始殊。

空宗言真，與他宗不同。言真但是明其正確的如此而已，不是有實體。空宗的言真，未嘗有。言偽，未嘗無，兩句話不一致。究其二言之理，同歸無殊。

單培根

故經云：真諦俗諦，謂有異耶？答曰：無異也。

引經爲證，經是般若經。問：真諦和俗諦，不同的兩個嗎？答：不是兩個。

此經直辨真諦以明非有，俗諦以明非無，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！

經之所以說真諦，是欲辨明其非有。經之所以說俗諦，是欲辨明其非無。你聽說二諦就認爲分爲不同的二物嗎？要知，分爲兩面說，所指是一物。所以要分二諦說，是爲了說明其真相。

空宗說二諦，不說三諦。真諦以明非有，俗諦以明非無。若謂更有中諦，是真俗二諦之相即，亦只是假而已，假則非實有，假亦非空無。非實有體，亦非空無，即真俗二諦相即。

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，有其所以不無。

總的講來萬物，萬物中任何一物，都可說他不有，也都可說他不無。說他不有，有其道理，所以不有，說他不無，也有其道理，所以不無，上已說明了。

有其所以不有，故雖有而非有。有其所以不無，故雖無而非無。

既然有他的所以不有，故雖有亦是非有。有他的所以不無，故雖無亦是非無。

雖無而非無，無者不絕虛。雖有而非有，有者非真有。

他雖是無而又非無，故他的無不是絕對空虛。他雖是有而又非有，故他的有也不是真有實體。

若有不即真，無不夷跡，然則有無稱異，其致一也。

既然是有的不是有實體，無的不是平無痕跡，這樣的有啊！無啊

！名稱不同，還不是一致的嗎！

以上正文第二段，以真諦俗諦明非有非無不二。

故童子歎曰：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諸法生。

以下正文第三段，以緣起明非有非無。仍先引經。所引是維摩詰經。長者子寶積說偈，故稱童子，男人未婚的，皆稱童子。如女人未嫁的皆稱貞女。不婚嫁的人，總稱童貞。長者子寶積說：有的，用不到因緣。無的，也用不到因緣。一切諸法，都是因緣而生，所以說：不有亦不無。

瓔珞經云：轉法輪者，亦非有轉，亦非無轉，是謂轉無所轉。

即以佛的說法來講吧。轉法輪即指佛的說法。轉輪能碾碎東西。以譬喻佛說法能使衆生證涅槃成菩提。引瓔珞經說：轉法輪是要有因緣的，因緣而生的都是非有非無。若有轉，則非因緣生。若無轉，亦非因緣生。故轉法輪，亦非有轉，亦非無轉。是謂無所轉而轉，轉無所轉。

此乃衆經之微言也。

微言是精深之言，佛經衆多，如以上所說，乃是衆經的微言妙旨呢。

何者？謂物無耶？則邪見非惑。謂物有耶？則常見爲得。

再作說明，故用問起。說物無嗎？那麼邪見非有所惑。說物有嗎？那麼常見對了，常見認爲事物是真實有，應是真理了。

以物非無，故邪見爲惑。以物非有，故常見不得。

但是，因爲物非無，所以有邪見。因爲物非有，所以常見錯了，常見不合真理。

然則非有非無者，信真諦之談也。

說有亦不對，說無亦不對，可見非有非無，的確是真實不虛的說法。

故道行云：心亦不有亦不無。

所知的事物是不有不無的，知事物的心當然也是不有亦不無的。引道行般若經爲證，心亦是因緣事物而生的啊！

中觀云：物從因緣故不有。緣起故不無。

現前的事物，是從因緣所生的，未生無有，緣離則滅，故雖今現有而不是真實有。但是，因緣會合，能生起萬物。

尋理，卽其然矣。

研究道理，中觀所說是不錯的。

所以然者，夫有若真有，有自常有，豈待緣而後有哉？譬彼真無，無自常無，豈待緣而後無也。

中觀論的話之所以不錯，其道理是這樣的：拿有來講，有假定是真實的有，此有應一直以來就有，而亦不會消滅。有是自己能有。用不到待因緣而後有。猶如那無，此無是真無的話，無是自己能無，常常是無，不會忽而又變爲有的。所以他也不用不到因緣而後才無。

若有不能自有，待緣而後有者，故知有非真有。有非真有，雖有不可謂之有矣。

上說有若真有，有自常有，不用待緣，今反過來說，若有不能自己就有，需要待因緣而後方可有，所以知道有不是真有，有不是真有，雖好像是有的，不可算他是有的。

不無者，夫無則湛然不動，可謂之無，萬物若無，則不應起，起則非無，以明緣起故不無也。

不無也是同樣道理。什麼是無？湛然不動，方可謂之無。如水的清到底，寂然不動，所謂視之如無。萬物假使亦是無的話，就不應有現象的生起，既有現象的生起，這就不是無。於此可以明白緣起故不無。

故摩訶衍論云：一切諸法，一切因緣故應有。一切諸法，一切因緣故不應有。

在大乘論中，有這樣的話說：一切諸法，一切因緣故應有。又有這樣的話說：一切諸法，一切因緣故不應有，同一是因緣的理由，成立相反的兩面，既以成立應有，亦以成立不應有。因爲一切因緣所生的法，是非有非無的啊！

一切無法，一切因緣故應有，一切有法，一切因緣故不應有。

卽由此道理，大乘論中，進一步又說：一切沒有的東西，一切因緣會合，條件具備了，可以有。一切有的東西，也可以由一切因緣故，使他沒有，怎樣因緣，可使無的爲有，怎樣因緣，可使有的爲無，這由於不同的具體事實情況而有不同了。原則總是這樣的。

尋此有無之言，豈直反論而已哉！

大乘論中這有無的話，研究之下，知道這不是說說相反的戲論罷了。

若應有卽是有，不應言無。若應無卽是無，不應言有。

佛教經論，不是閒談戲論，有的就應說有，不應說是無。無的就應說無，不應說是有。

言有是爲假有以明非無，借無以辨非有。說有之有是假有，假有所以明其非無。同時借用無以辨明其非有。

此事一稱二，其文有似不同。苟領其所同，則無異而不同。說非有非無，是說一樁事，一樁事而兩種說法，這兩種說法，似乎很不同，你假如能領會其義旨，不管他任何異，沒有不同的。

然則萬法果有所以不有，不可得而有。有所以不無，不可以得而無。

從以上道理講來，萬法的確有他的所以不有，不可得而有的。也有他所以不無，不可得而無的。

何則？欲言其有，有非真生。欲言其無，事象既形。

有其不有，不可使有。有其不無，不可使無。爲什麼？因爲欲說他是有，這不能有真實的東西生出來。欲說他是無，而已有事相形象可見了。

象形不即無。非真非實有。

象形可見，不即絕對無了，有既非真，有而非有實體。

然則不真空義，顯於茲矣。

論所欲辨明的，是不真空義。不真空的意義，現在已說得很明顯了。

故放光云：諸法假號不真。譬如幻化人，非無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。

引放光般若經爲證，諸法都是假號，不是真的。又用譬喻以明。

譬如幻化的人。不是沒有幻化人，而是幻化人不是真人，金剛經在最後亦舉譬喻以明，說：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

以上正文第三段，以緣起俗諦明非有非無。正文先就真諦以辨非有非無。次就真俗二諦分非有非無合明非有非無，此就俗諦緣起說明非有非無。單就真諦說可，二諦合說亦可，單就俗諦說亦無不可。總之，緣起法是性空的，性空的方能緣起。

至起，已結歸論題之不真空義，又舉幻化人之譬喻以明其非真，更引放光般若之說爲證。在所引放光的經文，說假號不真。諸法但是假名號。關於名號問題，此論前序中，曾辨名之與物，說：物不即名而就實，名不即物而履真。以下更就名與物的關係，辨明假號問題。

夫以名求物，物無當名之實，以物求名，名無得物之功。

名所以名物。然非物名，名亦不即此物。故欲在名中求物，無相當於名的實物。雖以名名物，物不因名而有，故名是空名。不是有名亦即有物。

無當名之實，非物也，名故得物之功，非名無也。

實是名之實。無當名之實，故非物。名是實之名。名不能得實，故亦非名。

是以名不當實，實不當名，名實無當，萬物安在。

萬物可名，而乃名不當實，實不當名，既名實無當，於何而有萬物。

故中觀云：物無彼此。而人以此爲此，以彼爲彼。彼亦以此爲彼，以彼爲此。

中觀論說：物是無彼此的。而今乃是由於有人以此名爲此，以

彼名爲彼。另外亦可有人，以此名爲彼，以彼名爲此。名無一定。

此彼莫定乎一名，而惑者懷必然之志。

此彼的名稱，原來是無定的，而人們迷惑，思想上肯定的執着其爲必然。

然則彼此初非有，惑者初非無。

所謂彼，所謂此，原來無此分別。倒是迷惑的人一向不是沒有。

既悟彼此之非有，有何物而可有哉？

今既醒過來懂得無彼此之分別，還有甚麼這是什麼、那是什麼的種種物呢？

故知萬物非真，假號久矣。

萬物非真，惟是假號，知道這個道理的人，早已有了。

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，園林託指馬之况。如此則深遠之言，於何而不在。

不是麼？在佛教經典中，如成具光明定意經說：是法無所有法故，強爲其名，在中國古代哲人，如莊子在齊物論中，以指和馬爲况。稱莊子爲園林，是因爲他曾做蒙漆園吏，此處不名莊子而稱園林，這是文章上的修飾。指是手指，指以指物。馬是籌碼，馬以代數。齊物論說：天地一指也，萬物一馬也。指此爲此，指彼爲彼，天地之間，分別彼此。原無一定，無非指指而已，萬物種種，花樣百千，亦無定數，無非籌碼代而已。聖哲之所見有同然，深遠旨趣之言，在佛教經典之外，也不是沒有的。

僧肇處玄學盛行之時代，老莊之說，爲世所重，故又引莊子之說

爲證，意在使不信佛教者亦由之生信。我們處於二十世紀科學發達的時代，一切一切，都受到科學的影響、衝擊。而最新科學之說，如新物理學的發現，步步證實佛教色即是空之說。作爲一個佛教徒，應多吸收新的科學知識，以自利利他，這是時代之所需，僧肇是玄學時代的佛教徒，深通玄學，我們是科學時代的佛教徒，應精通科學。

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，履萬惑而常通者，以其萬物之自虛，不假虛而虛物也。

天地之間，千變萬化，聖人經歷之，而鼻子不爲所牽，妖冶奇姿，聖人親入之，而看破不爲所惑。因爲聖人知一切皆空。空是萬物自己空。即萬物而性空，不是要將他空去了才是空。

故經云：甚奇！世尊！不動實際爲諸法立處。非離真而立處，立處即真也。

諸法自空，空是實際。性空之中，能緣起諸法。爲建立諸法，找一個所在地，即不離於此實際，所立之處，即是實際。這在凡夫看來，似乎空中樓閣，從何造起。想不通，想不通，數爲甚奇！甚奇！世尊！世尊！殊不知諸佛正是廣坐水月道場。大作夢中佛事，度如幻無量無數無邊衆生，證如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然則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

現在我問你：你認爲真正之道在很遠很遠嗎？告訴你：你任何碰到什麼事，真理也就在這裏。你認爲成佛是大不容易，要經過很遠很遠時間嗎？告訴你：你能體會，你就覺到其中的神妙。你明白了以上所說的道理，你也知道這幾句話不是騙你。

(完)